

# 來醫生館聽故事

曹操頭痛為哪樁？盲腸炎催生出野獸派？

是誰規定一天吃三餐？

故事俯拾皆是的醫生館，

為您解開藝術、文學、

歷史和生活裡的醫學密碼。

作者／簡守信 臺中慈濟醫院院長

出版／經典雜誌



# 史上最嚴峻的醫病關係

## 曹操vs.華佗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這種悲壯中又帶著濃厚乙醇味的文學作品，想來應該是李白的作品；但答案並非如此，這是曹操〈短歌行〉的開頭！如果是李白的風格，自然會一路醉下去，醉倒了才能「與爾同消萬古愁」。

而曹操的杜康只是飯前酒，他希望帶出的是雄心壯志的主軸：「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曹操是周公的頭號粉絲。處在群雄並起的亂世，曹操希望效法當年周公的求才若渴。周公只要一聽到有人求見，連囫圇吞飯的時間都不肯耽擱，趕緊吐出正在吃的食物，跑到會客室廣招天下英雄，不讓遠道而來、已經繞樹三匝求良木而棲的英才，會因為等待求見的時間過久而產生不被重視的感受。這樣的用心，造就了周公內閣的人才濟濟，天下歸心。

只是事與願違，周朝興盛的歷史沒有因此被複製與移植到曹丞相府。三國時代的戰雲密布、爾詐我虞和曹操強烈的企圖心、懷疑心和被害妄想症讓他的健康亮起了紅燈。無時不在的頭痛啃噬著他的心靈！那麼可以找哪位專科醫師幫忙醫治呢？

有人大力推薦關公的主治醫師——華佗。他的醫術高超到一方面可以幫病人進行複雜性箭傷的清創手術，一方面還可以不影響病人飲酒下棋。在談笑間強虜灰飛煙滅的同時，還把開刀房變成美容院，看不到血腥也沒有疼痛哀嚎。

華佗先用針灸的方式幫曹操治療，但是症狀還是反覆發作。所以華佗就建議曹操，如果想要根本治療，就得安排手術，在頭顱打幾個洞，徹底解決腦裡面的問題。華佗敢做這種建議，可能是他已經發明一種名為「麻沸散」的麻醉藥品，可以讓病人在沒有痛苦的狀況下開腦剖腹。



這樣的治療方式對現代人而言，似乎還可以理解；但對曹操而言，除了愈想愈害怕外更起了疑心，認為這是敵方陣營買通華佗要謀害他性命的陰謀。華佗因此鋸鑊入獄！華佗醫術雖然高明，但是逃獄本領不強，逃脫不成之下反被處死。這真可說歷史上最緊張的一段醫病關係。

曹操的頭痛滿特別，也就是所謂的「頭風」。除了劇烈頭痛外，還伴隨有眩暈。這樣的症狀持續了好幾年，而且反覆發作，在他死前的那一段時間裡，有時候甚至會意識喪失，接著又恢復成完全正常的現象；後來，還發生過眼盲。

而以現代醫學來看，曹操的頭痛有可能是硬腦膜下出血所導致。

如果當時有電腦斷層掃描，就可以看到曹操顱骨的下方，硬腦膜底下有一片半月型的血腫。正常腦組織會因此受到壓迫，臨床上因而出現許許多多的症狀也就不足為奇了。治療的方法也不太複雜，只要利用高速骨鑽在血腫上方的頭骨鑽一個洞，就可以將裡面的血腫禍端引流出來，受到壓迫的腦部就能夠恢復正常運作。

為什麼硬腦膜下出血會出現各種奇怪的症狀？



經典雜誌為臺中慈濟醫院簡守信院長出版《來醫生館聽故事》與《大愛醫生館》兩本書，簡院長常以一貫輕鬆幽默的方式分享行醫三十年的經驗與醫療之愛。攝影／高幸弘

保護我們大腦的外圍組織，有硬腦膜、軟腦膜和蜘蛛網膜等，這樣的結構就像我們在搬運易碎物品時包上的一層層保麗龍或紙類。腦組織是很脆弱的，如果沒有這些纖維組織幫它附著固定，光是搖頭晃腦就可能讓我們陷入腦震盪危機了。

如果硬腦膜下受傷，會產生出肉芽組織，除了讓患者頭部產生局部不舒服、疼痛以外，還會導致慢性出血。因為是慢性，血腫範圍會在神不知鬼不覺的狀況下逐漸擴大，進而產生許多不同的神經症狀。這跟頭部外傷急性出血時，很快就出現昏迷、意識不清、腦壓增高等等會讓大家心生緊張的呈現方式是截然不同的。慢性硬腦膜下出血就像千面人，因為血塊壓迫腦部的位置不同，功能區域停擺狀況也各異其趣，所以症狀就會時而頭痛、時而眩暈癱瘓、時而語言障礙或者意識不清。甚至於出現以精神症狀為主的妄想症或失智症。

如果當年曹操接受華佗的建議，三國的歷史可能改寫，曹操的文治武功也可能更為人所了解。

所以說，醫生的話還是要聽！

## 是誰規定一天要吃三餐？

診間來了一位腳部外傷的女病人。由於是初診，為了確認藥物劑量是否適當，看診時也必須在病歷填上體重。

我們由病人回答體重的過程中，也可以看出一些有趣的現象。大多數的男生幾乎都會毫不遲疑地回答，女性相對地就會延遲幾秒鐘。延遲時間的長短會和她的體重成正比。

至於是不是年輕的女性病人才有這樣的反應？答案則是否定的！不論是情竇初開或曾經滄海，對自己體重的敏感度是完全不受時空影響。有些女生則謹慎到精準度是小數點後兩位，似乎把自己的體重當成貴重金屬在記錄，只是這樣的執著對體重的控制好像沒有太大的相關。



這一位受傷的女孩，由於喜歡速食，體重已飆高到八十多公斤。車禍所造成的傷口，問題不大，只要好好換藥，過一陣子自然可以癒合。

正在幫這位少女換藥和解釋如何照顧傷口時，陪她一起來的媽媽卻問了一個和傷口完全無關的問題：「醫生啊，我女兒的脖子為什麼老是洗不乾淨？好像有一大片『仙』卡在脖子後面，黑黑髒髒的，有沒有什麼比較強的清潔劑可以還我女兒的清白？」

原來黑黑的一片，並不是什麼陳年污垢，而是代謝症候群未完全發作前所出現的皮膚警訊——「黑色棘皮症」。如果病人體重過重、血脂肪過高，腰圍過粗的問題沒有趕緊改善，隨之而來的糖尿病、高血壓，一定會讓她年輕的生命蒙上一層陰影。

脖子的那片黑皮就好像山雨欲來風滿樓前的朵朵烏雲，重覆提醒著：「要擋得住食物色香味的誘惑！要少吃一餐！要停掉宵夜！要重新讓步履輕盈起來！」

如果每天少吃一餐，少了三分之一的卡路里，身材能做好水土保持，繼續「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的機會自然增加不少。

那又是誰規定一天要吃三餐呢？

農業時代，早餐和晚餐是主角，中餐只是意思意思。

工業革命後，人力大量由農田移向工廠，為了管理方便，就有了共同的上下班時間。一八九〇年英國維多利亞女皇明訂上班時間分為兩段，中午有一小時空檔。讓中餐從聊備一格到搖身一變與早、晚餐分庭抗禮。

飲食習慣演進至今，已經不只「三餐鼎立」，還加上宵夜、下午茶、早午餐等等進食名堂琳琅滿目。非洲草原上不曾出現的胖子，現在無處不在。考慮改變一天吃三餐的時機已然來臨，為了健康，讓我們一天少吃一餐吧！

# 驀然回首 病人卻在燈光闌珊處

一個星期二的清晨，手術室外面的走廊寂靜無聲，空無一人。開刀房內的口腔癌切除及重建手術則是已經馬拉松式的進行了二十多小時，醫師及護理人員正忙碌地準備將傷口仔細地縫合起來。經歷了這麼長的手術，主刀的醫師雖然眼神依然銳利，運針綁線仍舊一氣呵成；體力畢竟有些透支，倦容也在他有些年齡的背上暈染出一片「累」痕。手術室外看不到正在焦急等待的家屬的原因，是醫師早已告知這會是一場持久戰，先請家屬在病房休息，等手術快結束時，再通知他們，這樣才不至於太累，因為術後的照顧才是真正辛苦的開始。

從早晨到黃昏再到清晨，手術室裡燈火通明，  
耀眼的不只是燈光，屏氣凝神的是愛心與耐力的聚焦。  
巨大顏面口腔腫瘤，切除之後又重建，  
許一個不只是希望的未來，更是生命尊嚴的重塑。  
眼神交會，器械傳遞，切割的是猙獰的惡性細胞；  
溫毯被單，輕聲細語，呢喃的是無限的溫柔關懷。



簡守信院長翻閱藝術書籍，親自準備《大愛醫生館》節目內容，專業醫療知識因他的闡釋而變得與生活息息相關。  
攝影／黃筱哲



同樣一個星期二的早上，門診看到一位四十多歲的男性病人，舌頭上的腫塊及潰瘍讓他無法很清晰地表達出他的痛苦。

發現舌頭上有腫塊已經有半年多的時間了；一方面是工作忙，一方面是醫師都告訴他需要切片檢查，而街坊鄰居卻告訴他，千萬不可以開刀，只要一動刀腫瘤細胞就會擴散出去。所以他，選擇逃避。

在昂貴的退紅消火草藥的內服外用之下，腫瘤不但沒有縮小卻日漸增大，上面也出現像火山口般的潰瘍和斑駁的血跡，而脖子也跑出硬塊，這時才在太太的堅持之下來到門診。

在解釋完治療計畫時，只見病人面有難色地問道：「開完刀後我還能說話嗎？如果無法說話，我一定會被老闆辭退。可是我的小孩才三歲啊！」

如果時光能夠倒流，在腫瘤發現的初期就開始治療，這樣的目標是可以達到的，只是……再多的說明和鼓勵，似乎也揮不去那憔悴病人落寞的背影和無助的眼神。那天走出診間的步履，當然也就格外地蹣跚。

看完早上的門診沒多久就接到專科護理師的通知，她說洗腎室有一位之前照顧過的病人正在急救。三步併兩步趕到洗腎室時，看到病人臉色鐵青，奄奄一息。在插上氣管內管及施行一陣子的體外心臟按摩後，病人的心跳終於恢復。心電圖檢查發現造成突然心跳停止的原因是冠狀動脈阻塞，於是在救心小組的幫忙下，病人在幾分鐘後就躺在心導管室裡面接受氣球擴張及支架手術。

就在心臟內科醫師正在為病人進行心導管手術的同時，我才驚覺臉色蒼白的不只是病人，病人結縭數十年的丈夫也是冷汗直冒，焦急之心溢於言表。由於病人罹患糖尿病多年，後來又併發腎臟病、心臟病和足部感染，也接受過截肢手術。這樣的緊急突發狀況之前也發生過好多次，病人的先生理論上應該已經慢慢學會接受這種無奈。可是這一對加起來年齡超過一百五十歲的夫妻，卻結結實實給我們上了一堂何謂海誓山盟的課。而這堂課在此時顯然也還沒到下課的時候。

過了大約一星期，病人心臟衰竭的狀況是穩定下來，但是在胸骨的地方卻產生出一個膿包。由於糖尿病病人的抵抗力較差，我們擔心感染可能會擴大，所以趕緊安

排清創手術，手術發現感染的來源是急救時脆弱的胸骨斷裂再加上局部出血而誘發感染。這種傷口需要多次的清創。我們在術前也都和病人的先生說明手術進行的方式和清創的範圍。和預料中的情形一樣，他的焦急和不捨依然伴隨著每一次的手術和換藥。

看著他獨自費力地推著輪椅，苦口婆心的勸著老伴，一小口接著一小口地吃下準備的食物，我們不禁會問：「這麼多年了，您不累嗎？要不要我們幫忙？」他總是說：「我才知道她的脾氣，她只聽我的。累是有點累，但是只要可以握著她的手、看著她的臉，我就心滿意足！」

情深到來生，不再只是銀幕上的地老天荒；而是一幕幕病榻旁，不著一字盡得深情的不離不棄。

這樣的故事，在醫院內永不停息，刻畫在醫師和病人的臉上，更烙印在彼此的心中。👤

## 簡守信



臺中慈濟醫院院長，整形外科醫師，喜歡將生冷的醫學知識化為豐富多采的趣味故事，運用多元媒介與大眾分享。長年主持帶狀醫療節目《大愛醫生館》，榮獲第四十九屆電視金鐘獎教育文化節目主持人獎。

